

大历史

大背景

大阅读

大震撼

林獾=著

长篇小说

WOLF THE SECRET HISTORY

苍狼秘史

第1部

铁血岁月

全面揭开游牧民族的神秘面纱

一部全景式再现成吉思汗黄金家族从崛起
草原到建立显赫古今的黄金帝国的传奇史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崇文书局

大历史

大背景

大阅读

大震撼

长篇小说 第1部 铁血岁月

WOLF THE SECRET HISTORY

苍狼秘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苍狼秘史 / 林獐著. — 武汉: 崇文书局, 2009.7

ISBN 978-7-5403-1493-4

I. 苍… II. 林…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78721 号

苍狼秘史 第 1 部 铁血岁月

策 划: 许举信

责任编辑: 许举信 王良先

装帧设计: 夏成云

出版发行: 崇文书局(027-87679710、11、12 传真)

地 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B 座 43007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荆州市翔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10mm 1/16

印 张: 22.25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80 元

— 崇文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第一卷

狼性少年

第一章 幼年订情	003
第二章 父亲之死	016
第三章 母子遭弃	028
第四章 结拜安答	047
第五章 联手弑兄	061
第六章 虎口脱险	085
第七章 一家之主	106
第八章 孤身追贼	124
第九章 忠贞之爱	147
第十章 生离死别	163

第二卷

血色岁月

第十一章 黑林乞援	197
第十二章 复仇之战	209
第十三章 不速之客	232
第十四章 树下盟誓	242
第十五章 分道扬镳	256
第十六章 成吉思汗	276
第十七章 反目成仇	291
第十八章 绝处逢生	312
第十九章 宴会风波	325
第二十章 塔塔儿人	336

第一卷

狼性少年

本卷从铁木真九岁丧父开始讲起，一直写到他在十六岁那年历尽艰辛，终于与自己的心上人孛儿帖结为夫妇，却又不幸被素来结怨的蔑儿乞惕人将其抢走，从而逼迫铁木真选择战争，开始踏上伟大之路。

铁木真的母亲诃额仑夫人，是他父亲也速该从蔑儿乞惕人那里抢来的新娘。在给儿子去订婚返回部落的路上，也速该因为疏忽被塔塔儿人在酒里下了毒，临终命令蒙力克去将铁木真找回来。铁木真的母亲诃额仑与也速该的原妻为了争夺在乞颜部落里的领袖地位，发生了激烈的争夺。铁木真之兄根据风俗不但将继承一家之主，而且将拥有对诃额仑的所有特权。铁木真与札剌惕部落的年轻首领札木合惺惺相惜，结为安答，他已经具备了可以统治整个家族的强大力量，可是他却不忍看到这个昔日显赫的黄金家族，因为别克帖儿的骄傲自大而被毁灭，愤而离家出走。但他在途中意外得知泰亦赤兀人正准备对他们家发动突然袭击，只好放弃自己的诺言而返回。为了团结全家力量，确定一个明确的领袖以便指挥作战，他和弟弟合撒儿一道杀死了别克帖儿。但接下来，因为不敌泰亦赤兀人，铁木真被捉走，成为了俘虏。在被囚禁的岁月里，他结识了后来帮助他成就大事的沉白和赤老温兄弟，并且在他们的帮助下成功脱逃。

搬迁到新的营地，平静的生活不久又被盗马贼所打破。在追逐盗马贼的过程中，铁木真又认识了一个叫做博儿术的新朋友。两个少年英勇地将马群夺回，而



且还意外地在猎捕“天马”的过程中，铁木真得到了“钢嘎”。

尽管一贫如洗，已经长大成人的铁木真，还是和兄弟们踏上了去迎娶孛儿帖的道路。他们在经过塔塔儿部落时，乘机还刺探了对方的虚实。在翁吉刺部落，他们巧救遇到危险的孛儿帖，随即薛德禅为一对年轻人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告别父母，离开养育的家乡，蓝天白云作证，铁木真与孛儿帖激情如火，幸福地结合在一起……

利用孛儿帖从家里带来的陪嫁：一件黑色的貂皮大衣，铁木真成功地与昔日父亲也速该的安答、克列亦惕的首领脱斡邻勒结成了联盟，将其认作自己的义父。脱斡邻勒答应帮助他收复失去的部落属民，而铁木真则邀来博儿术等青年朋友，草原上的新生一代开始为建立新的秩序而努力。

然而蔑儿乞惕人始终没有忘记新娘被抢之仇，在赤勒格儿的带领下，三大家族联合出兵，突然袭击了铁木真。铁木真在危急时刻决定牺牲新婚妻子孛儿帖，作为诱饵，以拖延蔑儿乞惕人。这一计果然奏效，蔑儿乞惕人最终放弃了追击，带着孛儿帖和莎歇娇心满意足地离去。痛苦的铁木真决定将不儿罕山作为自己的精神成长圣地，并在庄严的祈祷中获得了力量。一个联合脱斡邻勒和札木合，对蔑儿乞惕人进行复仇之战的大胆计划，开始在他头脑中酝酿而成。残酷的命运逼迫他不得不踏上通向鲜血与尸骨铺就的伟大之路……

第一章

幼年订情

“铁木真，快跑！”

当比他年长一岁的未婚妻孛儿帖，那银铃般清脆的声音猝然传入耳中时，向来警觉如狼崽般的铁木真并没有马上从草地上蹿起来。其时，他正侧躺在一处并不高的小丘上，轻松而惬意地眺望着远处：正是草原上一年中最美丽的时节，在翠绿如织的无边大地上，轻风过处，绿得令人心醉的波涛，荡漾起层层波浪，从天边铺排过来。一朵朵叫不上名字的小花，点缀其间，如繁星点点挂满夜晚的苍穹。夏天将尽，耗去一季热力的太阳，如同一位远行至此疲惫的旅人，于无声无息的宁静黄昏中，徐徐坠向远方的地平线。洒满金子般灿灿生辉的河流，从远方蜿蜒而来，如同风中轻轻舞动的玉带，时而扬起，时而低伏，披着一身美丽的诗意与神秘，从铁木真的脚下横掠而过。后来，看倦了这静谧而博大的自然画卷，铁木真就在泥土与草叶混合的芳香里躺下，枕着双手，将目光投向笼盖在头顶上那片遥远而未知的长生天。长生天，在蒙古语里又叫作“腾格里”，意思就是高高在上的永恒之神。正如任何一个民族都相信在他们头顶上住着一位永生不灭的神灵一样，蒙古人也从诞生之日起，世代传诵并且崇拜着长生天。铁木真这时候还只不过九岁多一点儿，可是他却已经懂得并且发自内心地对长生天产生了敬畏之情。这份情愫，在他幼小的心里，就是一个儿子对于父亲最纯粹的感情。

一想到父亲也速该，铁木真仿佛立刻从镜子般的天幕上，清晰地看到了他的影像：伟岸高大的身躯，如山一样压迫过来的气势。一张永远绷得紧紧的脸上，永远都看不到什么笑容，不怒而自威。两撇精心梳理的胡子，让人一下子就可以识别出他贵族出身的纯正血统。一双射出灼人光芒的眸子，则仿佛将目光当作利



箭，一下子要射到人的心里去；令人一触之下，陡生寒意。这就是铁木真的父亲也速该，孛儿只斤氏部落的男人，充满传奇色彩的黄金家族继承人。

“阿布——”每当想到父亲，铁木真就会不由自主地、颤抖着小声喊出来，心也随之揪紧。

正如普天下所有的男孩子一样，他崇拜父亲，将父亲看作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男人，是至尊无上的神。可是父亲却似乎对这个抢来的美丽妻子诃额仑所生之子，并不十分地关爱。因为在此之前，他原来的妻子已经给他生下了一个男孩：别克帖儿。作为父亲，更作为一个男人，从这个被他以“铁木真”命名的孩子出生那一刻，手里攥着一块大如石块的血团，就似乎感觉到了某种不祥。因此，当铁木真这个如小狼般充满野性的孩子，刚长到三四岁时候，他就是一次迁徙的过程中，故意装作不小心将其弄丢了，以为在野外用不了多久，他就会被长生天领回去。可是铁木真的命似乎不是由他自己作主，而是长生天在庇护。他很快被一个叫做泰亦赤兀部落的首领塔儿忽台捡起来当作一头小牛犊一样养在自己的帐篷里。尽管塔儿忽台后来也发现，他收养的不是一头小牛犊而是一头狼。不过，他还是经常把自己对于孛儿只斤氏的恩德加以炫耀，洋洋得意。铁木真在这里住了几个月以后，毫发无损地被寻到这里的母亲诃额仑给接了回去。

随着儿子一天天长大，父亲也速该越来越感觉到前妻所生之子别克帖儿，和这个后来出生的诃额仑之子铁木真之间的仇恨如水火般难以相容。也许小孩子之间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利害冲突，他们身上所反映的不过是两个母亲之间的冲突纠葛。可是小孩子感情是单纯而执着的，在母亲的耳濡目染下，自然也就懂得应该本能地去捍卫什么。

当铁木真九岁这一年，也速该觉得自己不能再等待下去了，必须像上次将这个“小狼崽子”丢掉那样采取行动。是到了痛下决心以避免兄弟相残的悲剧发生的时候了。因此，他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为已经九岁的铁木真去外面其他的部族寻配一个妻子。蒙古人很小就订下终身大事，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作为母亲和妻子的诃额仑尽管老大不放心，却也无力阻止他带着孩子离开。不过诃额仑还是以另外一种方式，隐晦地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她请求丈夫到自己的娘家部族去寻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孩。因为根据蒙古风俗，当男女双方互相认同，达成婚姻的契约以后，男方必须在女方的家中，从事三年左右的劳动。在诃额仑看来，只有在自己娘家的部族里，血缘相连的小铁木真才能够得到最精心的呵护。但她再美好

的要求也只能是一厢情愿，因为也速该心中早已打定主意，所以尽管出发的时候满口答应，一离开家，他却立即按照自己的既定打算行事：一路快马驰骋，经过诃额仑的娘家部族，连停一下脚步都没有。因为他是从蔑儿乞惕部族人手中抢来的新娘，无形中和原来的新郎新娘两方部落都结下了仇，他才不愿自己送上门去。

可如何处置铁木真也真让他犯了难。像上次那样故意将他丢弃，现在只怕已经做不到。尽管只有九岁，蒙古部落的小男孩，在这个年龄却已经弓马娴熟，俨然是个小大人了。除了情感上的事情不明白，铁木真已经是个不容忽视的竞争对手了。一个父亲公开丢弃自己的亲生儿子，这不用说在草原上很快将成为每一户人家茶余饭后的笑柄。

就这么一路无话，父子二人各怀心思默默地走着。直到经过那个叫做翁吉刺部，遇见了该部落的首领薛德禅。似乎早已经预知了他们来意的这位伟大智者，拦住他们，讲述了自己的神奇梦境：一只白海青鸟两爪挟日月从天而降，落在他的手上。这天他带着对不解之梦的疑惑早早起来，刚走出家门就看到了匆匆骑马而来的也速该父子。而且，只一眼他就被小小年纪却目光如炬，满面光华的铁木真所吸引。问明也速该是为儿子寻找媳妇，智者立即吟出一段诗句：

从不骚扰外族他乡/
我们翁吉刺人/
赶着黑骆驼驾的车子/
载着貌如鲜花的姑娘/
送给那众人敬仰的可汗/

从不与他人相纷争/
我们翁吉刺人/
赶着白骆驼驾的车子/
载着月亮般纯洁的姑娘/
送给那位居高位的可汗/

.....

吟完诗，智者心中主意已定，立即将父子二人请入家中。诸女中最幼一位孛儿帖，恰好在铁木真启门而入的一瞬间，从里面仪态万方地走出来。这个比铁木真只大一岁的孩子在那个时刻表现出惊人的成熟，落落大方而不失礼节。于是这



门婚事在众人的皆大欢喜里定下来。一番酒宴上的狂欢结束后，也速该大醉而去，铁木真则按照风俗在这个陌生的新家里住了下来。一个是有着高贵血统的黄金家族的后人，一个是以盛产美女出名的传奇部族，在未来的辽阔草原上注定要成为瑰丽史诗中男女主角的这对少年男女，就这么走到了一起。

铁木真显然还不能完全明了父亲的苦心，因此，尽管有美丽和智慧并重的未婚妻孛儿帖陪伴，可是他却不能摆脱初离故土的那份孤独。父亲人是走了，影子却无时无刻不萦绕在他的脑海里。

“快跑，铁木真！”

孛儿帖第二次出声警告他，已经太迟了。两条体形硕大的牧羊狗，披着满身的黑毛，呲牙咧嘴，如同两道闪电从山丘下面射上来。

“哈哈，铁木真，这次看你往哪里跑？”远处，站在孛儿帖身后的，是一对自小与她玩耍长大的兄弟。因为不忿铁木真从天而降，抢了他们的“新娘”，他们才一次次寻找机会，利用铁木真怕狗这个天生弱点，每次都将其吓得号啕大哭，让这个“小丈夫”在自己的未婚妻面前将脸面丢个精光。

然而这一次，两只凶残无比的大狗，离铁木真是如此的近，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嘴角流下白色的涎，仿佛马上要将铁木真整个吞噬。铁木真全身的毛发在感受到那逼人的灼热气息后都立了起来。慌乱和恐惧此时已经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怎么办？他没有大哭着抱头鼠窜，而是以一种惊人的意志力，控制住了自己想要跑开去的双腿。他尽量将身体每一块肌肉放松，以不带任何敌意的目光，迎着冲上来的两个大家伙。

说来也怪，冲上来的两只大狗，此时却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了。本来打定主意一路狂追下去，现在却不得不面对这么一个尴尬局面：和它们来势汹汹相比，铁木真是那么地全身放松，用充满友善的目光，迎接它们的到来。

“你们好，来呀！”铁木真用目光招呼它们，似乎遇上了多年不遇的两个亲密朋友。“过来呀，咱们一起玩耍，好不好？”铁木真尽量保持内心的平静，最大努力地用目光表示出自己的友谊。

毕竟是最通人性的动物，两个家伙真的就从他的目光中，感受到了他传递过来的信息。两只狗居然摇起尾巴，在他身边转起圈子来。铁木真也大胆地伸出了手，抚摸着它们那油黑光滑的皮毛。一瞬间，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依靠从自己的内心传达出来的力量，他真的做到了，将两个充满敌意的大家伙顷刻降服，由敌人

变成了朋友。

“哼！”眼见自己唯一可以整铁木真的手段，也被化解，那边兄弟二人连声吹起口哨，哨音中充满愤怒之意。两只大狗又恋恋不舍地围铁木真转了几圈，这才一路小跑回到主人身边，跟随主人消逝在浓密的草丛里……

“铁木真，你真是好样的！”

孛儿帖本来在山丘下方，一直束手无策，急得差点儿哭出来。现在，她完全放了心。提起裙子，快步走上来，不容分说，首先行使她作为他的未婚妻的特权，给了他一个轻快而充满温情的香吻，作为她的奖赏之物。

铁木真的脸一下子红了。

其时，一轮红日正在地平线上流连，涂下最后的一抹红。而这一抹红，飞上铁木真的面颊，四目对视，两人心中，都是一荡。

当升腾而起飘渺的炊烟和如轻纱般笼罩上来的暮色，水乳般交融在一起；当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传来姑娘和小伙子充满情意的对唱，当浓香的奶酪和散发着膻味的羊肉气息扑面而来，草原上的夏夜来到了。

一路上，铁木真和孛儿帖骑着马，并肩缓缓而行。一些小伙伴早早吃完了饭，已经在迫不及待地点起篝火，等待着大人的到来了。孛儿帖不失礼节地耐心和他们逐个打着招呼，而铁木真则显然还沉浸在刚才的惊险一幕中。以至于每走过一个蒙古包旁边，听到某个地方传来几声狗叫，他都不由地身心轻颤。

“真没有出息。”他在心里，对自己不知道骂了多少遍。他从小就希望做一个像父亲也速该那样的勇士，一个在战场上可以视敌人如羊羔般怯懦，可以毫不费力就将长矛刺进他们的胸膛，用弯刀如疾风而过砍下敌人头颅的勇士，怎么偏偏就对只会看门吠叫几声的狗这么恐惧呢？

他已经是一个小男子汉。尽管尚且不懂男女之事，可是已经有了清楚的性别意识，所以也就非常在意未婚妻孛儿帖对自己的看法。诚然，在蒙古部落的风俗里，女子一旦订了亲，就要对自己的丈夫百般依从，不能有任何的反抗。可是，从看到这个叫做孛儿帖的女孩子第一眼起，铁木真就决心以自己的男性雄风，去彻底地征服她，令她死心塌地追随自己，而不是依靠所谓制度或风俗什么的。

如果说，当他最终有勇气去面对那两只大狗，是出于长生天醍醐灌顶般的恩赐，倒不如说，是因为孛儿帖那充满关切之情的呼喊，在那个瞬间给了他以极大的鼓舞。



作为母亲诃额仑夫人的长子，铁木真无疑从小接受了母亲最温柔的呵护和最详尽的教导，对母亲的感觉是不须用心去体察的，哪怕只一个动作，甚至一次肌肤的不经意接触，他都能明了母亲的心思。而他之所以对孛儿帖一见倾心，正因为从她身上，又找到了那种熟悉的感觉。

“孛儿帖，你放心，我一定会变成草原上最强大的男人，成为古往今来最了不起的英雄！请相信，我的力量一定可以强大到什么都不怕，我一定会用自己的一生一世来保护你，不让你受任何伤害！”不知不觉，他已经落在孛儿帖身后。瞧着她那美丽的背影，铁木真心中油然而生一种豪情。

至于孛儿帖，对她来说，虽然只不过比铁木真大上一岁，可是她对他，却又是另外一种感觉。

身为薛德禅大首领的掌上明珠，在父亲和母亲以及众多姐姐百般呵护下长大起来的孛儿帖，却没有一般像这等环境里长起来的女子那样娇蛮而不讲理。相反，在所有子女中，她是最继承父亲薛德禅智慧的一个。从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将草原上所有的故事讲给她听，讲草原的过去，讲草原的现在，也给她预言草原的未来——总有一天，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将骑着白马，舞动黑色马尾绑起来的大旗，弯弓射雕，横扫六合，将草原上所有的人家都置于一个统一的“大忽勒”（大蒙古包）庇护下。这个英雄将给草原带来永远的和平、吉祥。而孛儿帖，父亲告诉她：“你是长生天选定的，将要成为这个英雄的妻子，终生不可离他的身边须臾，并且用你全部的智慧，在他人生中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他帮助。你的生命、美丽，都属于草原额吉；你所有的荣耀，也都为了奉献给草原额吉而存在。不管任何时候，你都与草原混为一体。”

不知道是不是每个草原上的父亲，都这么教导女儿。反正孛儿帖从来没有怀疑过父亲的话。既然身怀使命，她也就从来不为自己的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而心生骄矜。那天早上听了父亲讲述完那个离奇的梦境，她立即意识到自己命中注定的那个人来到了。她心甘情愿成为他的妻子，并不因为自己比他大一岁而感到有什么羞耻；相反，她决心用自己所有的爱和智慧，来陪伴他走完他们在一起的漫长一生。她永远都不会埋怨，不会因为他害怕狗这样的小事而看不起他，她只会鼓舞他、激励他，她以一个妻子甚至一个母亲的宽容，接受他的一切。

她是妻子，她是母亲，但现在她对他来说更是一个情人。从他被父亲抛弃，留下来那一刻起，她就意识到，自己将承担起作为他人生中第一个导师的重担。

对她来说，他还只是一个男孩；可是对他来说，她却已经是一个女人了。本来女孩就比男孩在生理上和心理上，成熟得要早一些，更何况她是秉上天的意志而来到他的身边。当时草原上普遍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当一对夫妻匹配的时候，女性通常都比男性大上一两岁，以承担在适当的时候进行性启蒙教育的责任。这个责任，现在无疑就落在孛儿帖的身上。

当他们还没有踏进家门，已经捕捉到从他们家的毡帐里飘出来的诱人的肉香。本来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日子，可是薛德禅却特地吩咐夫人，宰杀了一头刚满一岁的小羔羊，又准备了上好的奶酪和只有过节的时候才拿出来喝的酒。至于为什么如此郑重其事，他却并没有进一步解释。

“你们回来了！”刚一进门，薛德禅夫人就迎上来，“快坐下，要开饭了！”

几个姐姐都已经出嫁，哥哥们也都搬出去自己建了新的蒙古包，这个小小的家庭里，就只有一老一少两对夫妻。

“这么香的饭！”

蒸小羊羔肉刚端上来，铁木真已经忍不住要伸手去抓了。原本就肌肠辘辘，现在见了只有在重大节日才能吃上的美食，能不垂涎三尺？不过，他毕竟是一个有着很强自制力的孩子，还是咽了口唾沫，规规矩矩地坐下来。

“今天什么节日？或者是谁的生日？”孛儿帖也在奇怪，看了看母亲，又将疑惑的目光投向父亲。

“什么节日也不是，就是为了祝贺你们这一对小夫妻，情投意合，将来白头偕老。”薛德禅也不多说什么，首先主持了开饭前的仪式，用刀子在小羊羔的背脊处轻轻划了一下。然后，在两人面前，每个人满满地斟上了一银碗酒。

孛儿帖和铁木真，脸都红得像被烙过一样。分别给薛德禅夫妇倒上酒，两人说了一番吉祥的话语，然后就将满满的一银碗酒一饮而尽。

“咳，咳——”这还是二人头一遭喝这么烈的酒，嗓子里如同有一团火，二人不由地都咳嗽起来。

“哈哈——”薛德禅夫妇对视了一眼，不由得开怀大笑起来，笑声中满溢着欣慰之意。

“来，贤婿——”吃过一通香嫩的小羊羔肉，薛德禅又给铁木真斟满一碗酒。“喝了这碗酒，我要你起个誓——”

他说到这里，静静地看着铁木真。铁木真眉头都没有皱一下，端起来又是一



饮而尽。

“好！”薛德禅赞了一声，这才说道，“我听人传说，你出生的时候，手里就攥着一块石块大小的黑血。我虽然不能准确地理解神灵旨意，不过，我大致也可以猜出来。你要做草原上的王，这一生中，必然免不了经历无数的杀戮。因为你要建立从来没有过的功业，所以必须有这么多的人，为你来流血。这个我不好说什么，不过，我请求你能够保证做到一件事，就是一生一世，善待我这个宝贝女儿。我要你现在就起誓！”

“我起誓——”铁木真听了，连忙跪倒在地上，“如果我铁木真，今生今世，有负我的爱妻孛儿帖，教我死在长生天的惩罚之下，雷电穿身，五内俱焚！”

“快起来！”薛德禅夫妇连忙亲自将他扶起来，“贤婿，你太过言重了！”

得到黄金家族传人铁木真的亲口承诺，心满意足的薛德禅，接下来自己包办了剩下来的大半坛酒。连向来很少喝酒的夫人，也喜上眉梢，多喝了几碗。结果，不等吃完满桌香喷喷的羊肉，二人早已不胜酒力，被搀扶去躺下了。

铁木真去服侍二老休息，孛儿帖收拾了酒桌，刷洗碗筷。这一通忙活，不亦乐乎。等终于都忙完了，二人睡意全无，从帐篷里踏出来，到外面抬头一看，早已月上中天。远处的篝火，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熄灭。喧嚣的人群，发泄完了多余的精力，都散去了。只有三三两两的情侣，如鬼魅闪动在黑暗的阴影里。几声遥远的狗吠，更增添了夜的宁静。

虽然铁木真来到这里，时日已经不短，可是平日里，晚上吃完饭，孛儿帖总要帮助母亲做一些家务活或者针线什么的，而铁木真则不免被小伙伴叫出去。算起来，二人坐下来并肩看天上的月亮，这还是第一遭。

夜风送爽，吹拂着草原上入梦的花儿草儿，也拂动着这一对少年人的心弦。

这一天晚上的月亮，看上去格外的大，也格外的圆。月亮的周围，不见一片云彩。月华如水，洒下清辉万点。两个少年人看着月亮，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谁也不说话。

“喂——”或许是被风一吹，酒意上涌，孛儿帖尽管在黑暗里，还是觉得自己脸上，如同有一团火在烧。

被酒刺激出潜伏在心底的欲望，搅得她心烦意乱，她只好主动找一个话题，来分散注意力。

“你听说过吗？在月亮上面，住着一头狼和一只鹿，还有它们的孩子。据说那

就是咱们蒙古人的祖先呢！”

“嗯。”铁木真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也不知道是表示听说过，还是没听说过。他从小就是这样，对于自己不感兴趣的事情，从来不乱说什么。

“今天的月亮这么好，一定能够看到它们一家人，让我们来找一找，好不好？”
孛儿帖仔细地盯着月亮，看着里面隐约晃动的影子。“看，我看到了。那头上长着两支长长的角的，不就是那母鹿吗？还有那个小东西，跟在母亲后面，用两条腿走路的，不就是人吗？……可是……狼在哪里呢？”

“嗯。”铁木真也抬头仔细寻找，不过却一无发现，什么都没有看到。

“你别老嗯……嗯……好不好？”孛儿帖似乎生气了，沉默片刻，忽然一声惊呼，“啊，我找到了！”

“在哪里？”这一来，铁木真倒好奇了，连忙凝视着月亮上每一寸地方。“我怎么看不到？”

“你闭上眼睛，就看到了。”孛儿帖的声音，忽然颤抖起来。“很多东西，用眼睛是看不到的，要用心去看。”

“真的吗？”铁木真却什么都没有想，闻言之下，闭上了眼睛。可是，他立刻嚷起来。“我更看不到了，连月亮都看不到了。”

“别说话。”孛儿帖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挨到了他的身边。“用心去看！”

可铁木真的心，如何能够静下来。孛儿帖和他坐得那么近，说话可闻她香唇中吐出的清兰气息。不知道怎么，铁木真忽然眼前又出现了黄昏之际，孛儿帖在他的脸上，那一记突如其来的香吻。

酒力开始在他的身上发作了。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亢奋感觉，传遍全身的每一个毛孔。他甚至听到了自己的血液在脉管里加速流淌的声音。

耳边那呼吸声也越来越急促。铁木真尽管未经人事，不像孛儿帖情窦初开，不过，他还是本能地感觉到了了一些什么。心跳在不停地加速，本已躁动不安的血液里如同被添进了某种催化剂，流动得更加迅速。他整个人开始像火一样不由自主地燃烧起来。

果然，孛儿帖在酒力的作用下和柔和的月光催促下，再也难以掩饰自己的少女情怀。她伸出一只手，将铁木真的手轻轻地捉住，准确无误地牵进了自己敞开的胸襟中。

尽管双目紧闭，铁木真还是如同被什么东西突然灼到一样，全身打了一个寒



颤。那种感觉是从来没有过的，如同有人将一个刚出生的温暖的小生命，送进了他的手掌心。他小心翼翼地体验着那温度，那形状，那难以言说的感觉。

忽然，似乎有什么东西，在体内迸裂开来一样。那感觉来得如此猛烈，如脱缰之马，如离弦之箭，根本不容分说。

李儿帖显然也感觉到了他身体的剧烈颤抖。现在，她已经准备好，将自己全部交给他了。在他那笨拙而稍显幼稚的抚摸下，她已经觉得自己如一块坚冰，融化在他火一样的激情里。她满足地呻吟着，叹息一声，将自己送到他的嘴边去。

铁木真仍然闭着眼睛，可是似乎某种本能被激发出来，他一下子张开嘴，含住了柔软的、温热的某种形状的物体，似乎将一颗樱桃轻含口中，甜美中还洋溢着说不清楚的快感。似乎在瞬间，他开始觉得大脑眩晕起来，那熟悉的气息，那温暖而欢迎的怀抱，令他一下子回想起自己全部的童年时光，回想起仁慈而善良的母亲的全部容貌。

“看到那头狼了吗？”李儿帖第一次在一个男人面前，将自己如此彻底地交出去。她的声音，比喝醉酒更加醺然而充满诱惑。

“唔！”铁木真却已经说不出一句话来，他只是拼命地吮吸她的身体，似乎想将她整个人都装进自己的身体中去。

“就是你，你就是那头狼！”李儿帖软语呢喃，整个人似乎都要溶化在铁木真的身上。“而我，就是那匹白鹿。我奉了长生天的意志，来到你的身边，就是要帮助你生儿育女，繁衍后代。我们将来，一定会有一大堆的儿女，对不对？”

“唔。”铁木真却似乎并没有在听她说什么。酒并不如何浓烈，可是他却已经醉得不成样子。身边的李儿帖早已不存在，倒是这段时间，和母亲的第一次这么长时间的别离，勾起了他心头某种柔弱的东西。将头埋在李儿帖的怀中，他忽然哭起来。

“额吉！儿子好想您，什么时候，儿子能够再回您的身边？”面对凶神恶煞的恶犬，尚且镇定自若，现在他却哭得泪人儿一样，完全就是一个孩子。

他这么一哭，如夏季的暴雨倾盆而下，将李儿帖一腔勃勃的情欲，冲得一丝一毫的痕迹都没有留下了。现在，她便宛然是一个母亲，用慈祥的口吻，拍打着他的后背。

“不错，你就是那头传说中，将给草原带来希望，带来幸福和安宁的狼。不过，现在，你还只是一匹小狼！”